

纳兰词笺注

张秉成 著



纳兰词笺注

张秉戍 著

I222.849
Z316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词笺注/张秉成编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ISBN 7-200-02912-2

I.纳… II.张… III.词(文学),纳兰性德-文学研究
-中国-清代 IV.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3293号

纳兰词笺注

NALANCI JIANZHU

张秉成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426000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2912-2/I·316

定价:31.00元

樞使于十二日行矣生死殊途
一列此兩此後但以酒澆墳土洒酸
淚以當一面耳嗟矣悲矣滂若
盡用附上宗人小說明晨望廷表

成德

連日未晤念甚黃

子久爭卷借來一看

諸不一期小東成信可



纳兰性德手迹之二

通志堂集卷六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詞一

夢江南

江南好
建業舊長安
紫蓋忽臨雙鷁渡
翠華爭擁
六龍看
雄麗却高寒

又

江南好
城闕尚嵯峨
故物陵前惟石馬
遺踪陌上
有銅駝
玉樹夜深歌

通志堂集卷十九

附錄上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
銘

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
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直
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
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

前 言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即公元1655年1月19日），在北京诞生了一位词坛巨擘，这位才华横逸的大词人就是可与陈维崧、朱彝尊等辈（顿）的清代初期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性德本名成德，后避东宫允礽讳遂改性德。字容若，小字成哥（一说“冬郎”，似不切。详见1995年第4期《承德民族师专学报》陈桂英文《纳兰性德基志铭校读与索解》），号楞伽山人（另有“耒中”之署名，见致张见阳纯修信）。性德的先祖原是蒙古人，姓土默特，后灭纳兰部，占其领地遂改姓纳兰，居叶赫之地，自明初内附后金，随清入关，为满洲正黄旗。父明珠，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为康熙朝权重一时的宰相。母觉罗氏，一品夫人。娶妻卢氏，赠淑人，为两广总督尚书卢兴祖之女，先卒。继室官氏，赠淑人。有二子一女。

性德天资早慧，能过目不忘。有文武才。少年通籍，十七岁补诸生，十八岁举顺天乡试，但以病未与廷对，遂益肆力于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吉人文辞。康熙十五年（1676），性德二十二岁殿试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从此步入仕宦之途，深得皇帝的隆遇。然而，他却抑郁终生，绝少开怀。最后以三十一岁的少壮之年，即康熙

二十四年五月晦己丑（1685年7月1日），因“寒疾”而歿。

对于性德的早亡，时人无不为之怅惋，识与不识者多所凭吊，足见人们对这位资质甚高的才子的钟爱了。今年适逢性德诞辰三百四十周年，又是其忌辰的三百一十周年，为纪念这位才华横逸，又贡献非常的词坛巨子，我则不揣孤陋，将他的一部《纳兰词》试作了笺注，哀刻问梓，意在使其光大于世。这样，一可以飨之读者，一可以作为我对这位大词人的缅怀和纪念。

然而，我对性德怀有敬意绝不从今日始。这是因为：第一，他生长华闳，是一代权相的长子，又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但是他并不以此恃强傲物，他“笃友情，生平挚友如严绳孙、顾贞观、朱彝尊、姜宸英辈，初皆不过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虚己纳交，竭至诚，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师，无能役而失路者，必亲访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其辞去，间有经时之别，书札、诗、词之寄甚频。韩菼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门，而闻声相思，必致之乃已。’惟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甚深，而先生所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复同情之，而交谊益以笃。”（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特别是他营救顾贞观的好友吴兆骞一事，至今还被人们传为佳话。（有人说性德与这些汉族文人名士交游是受有康熙皇帝的密旨，意在笼络；也有人说性德之交游也影响了康熙的诸多知识分子政策。但证据不足，难以定论。不过倒可以说他与那么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交往，起到了一点“统战”的作用，起码对当时的民族团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反之，他对那些“软热人”，对“翕热趋和者，辄谢弗为通”（韩菼《神道碑》），可见性德品格甚高，

不以势凌人，不以才傲物，他对身处微贱，仕途不遇的小人物，总是相见以诚，相待以厚。而对那些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则是深恶痛绝，绝不往还。其仁爱之怀，珍重友情，又分明爱憎的一身正气，实在是令人深起敬意的。

第二，他虽同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功名思想，而且他的家庭又为他的通籍铺好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可是他却“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韩菱《神道碑》）。一方面他有拳拳报国之心，惘惘忧民之意，渴望入世，成就一番事业；一方面却又看不上官场的齷齪，并进而“常有山泽鱼鸟之思”，这实在是个深不可解的矛盾，但正是在这一矛盾的思想里使我们看到了性德其人的又一美好的品格，那就是他虽为豪门公子，皇帝近臣，却不为名缰利锁所羁绊，不是那种“禄蠹”式的官僚政客（这一点性德与其父很不一样，值得探究）。当然，生活的圈子限制了他，使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贵族之家的生活情趣，使他不可能具有宝玉式的叛逆性格，但也不能不看到在那样一个齷齪浑黑的现实面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虽侧身黑暗的官场而能良知未泯，不与“禄蠹”式的官僚同汨其泥，显然，这正表明性德是位正直不阿的有正义感的青年。

第三，他聪敏早慧，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工书法，又精于书画评鉴，并于词道颇有建树。我们从他短短一生所留下的著作来看，确是不能不令人惊叹他过人的才华和坚毅的品质的。他著有二十卷之多的《通志堂集》，其中赋一卷，诗、词各四卷，经解序三卷，文二卷，绿水亭杂识四卷（另有附录二卷）。有《词林正略》（惜其未传），有考订、编辑之《大

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有《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编选《今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如此卷帙浩繁的著述而出自生年仅有三十一岁，又须是鞍马扈从宸游，纯属业余创作的青年人之手，难道不是使人惊异，令人心折的么！所以，梁启超在《淶水亭杂识跋》里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经解》为经学家津逮。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见地超绝。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通明。……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饮冰室文集》卷七十七）连他的生前好友也曾惊叹道：“吾不知成子何以能成就其才若此！”（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

第四，他身为贵介公子，又是多情多感的人，但他却富贵不淫，不滥情风流。他对爱情还是严肃而真挚的，就其个人的婚恋说，他先后娶卢氏、官氏为妻，与她们伉俪情笃，尽管或有所恋之说（至今只是一种说法，证据欠足），但他绝无非礼之举，更无狎邪之游，这在封建贵族圈里真是极难能可贵的了。

因此，纳兰性德可称是堂堂正正的男子，他不是相门衙内，贵胄恶少，不是纨绔轻狂之徒，而是一位少有的文武奇才，一位为人喜爱的诗人、学者。在他身上闪烁着人格之美，道义之美，才情之美。对于这样一位有才有品，又有着非同一般贡献的青年诗人，怎能不令人缅怀和起敬呢！

纳兰词，卷一、词中其，《梁堂志画》卷之五、卷十二、音善册。纳兰品词言民，卷四、则染草水聚，卷二、文，卷三、气翰墨，卷四、各同大》一提到纳兰词，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他的爱情词。的确，

爱情词可以说是纳兰词最具特色，最能代表其个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光占有纳兰词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而且是其全部词中的精华，是诗人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前人说纳兰词“哀感顽艳”，用这四字作为他的爱情词的总评，应该说还是允当的。

本来爱情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爱情又是文学艺术里永恒的主题，这是人所共识，用不着多说的。但是爱情之于每一个人，却又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情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种种不一。性德的爱情生活和他的爱情词又当如何呢？黄天骥先生在《纳兰性德和他的词》里用“玫瑰色和灰色”加以形容和概括。不错，性德一生的爱情生活以及他的爱情词篇正是如此，失意多于得意，眼泪多于欢乐，悲凄伤感，幽怨苦多。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几篇描写爱情欢乐的词章，如《浣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描绘了妻子卢氏的美艳娇好，表达了诗人对她无限怜爱和赞赏的激情；《浣溪沙》（旋拂轻容写洛神）、《眼儿媚》（重见星娥碧海查），描写了与爱妻别后重逢的喜悦之情，等等，但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寥寥可数。而其表达爱情痛苦，摹写悲叹和眼泪的作品倒是随处可见。其中最使人荡气回肠，伤情动感的要数他那些悼亡之作：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判把长眠滴醒，和

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
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
密誓，难尽寸裂柔肠。

——《青衫湿遍·悼亡》

性德之前妻卢氏卒于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三十日，事隔半月，诗人便唱出了这哀痛欲绝的悲歌，而且从此以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无论是亡妻的生辰忌日，也无论是诗人身在家园塞上、醒里梦里，始终没有停止他的哀吟挽唱。这些词或标明悼亡：《青衫湿·悼亡》、《沁园春·代悼亡》；或作了标题：《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南乡子·为亡妇题照》、《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或作了题序：《沁园春》：“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素妆淡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序与词璧合，凄清伤感，深细动人。而其大量的悼亡之作则是未予明示，但显然是为亡妻而赋的：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
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
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
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蝶恋花》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

香一瓣，记前生。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山花子》

风髻抛残秋草生。高梧湿月冷无声。当时七夕记深盟。信得羽衣传钿合，悔教罗袜葬倾城。人间空唱雨淋铃。

——《浣溪沙》

这些词低徊缠绵，哀惋凄切，确是令人不忍卒读。此外也有的是借咏物的形式抒写悼亡之旨（按：本书将下举之词编入了咏物篇）：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临江仙·寒柳》

陈廷焯说：“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白雨斋词话》）毛泽东则批语：“悼亡。”（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明白指出此为伤悼亡妻而作。

上列的这些悼亡之作可以说篇篇呜咽凄绝，哀伤悲怆，唱出了性德字字泣血的心声。诚如前人所说，其词“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李慈铭读书记》）。

在性德的爱情词里还有为数甚多的作品，是他在护从宸

游，奉命出使，与爱妻别离中所写的相思相忆，怀人念远的离愁别恨，即所谓“梦魂不离金屈戌”之作。这些词也呈现出“灰色”的格调，幽怨缠绵，凄清愁绝。不过由于性德前有卢氏，后有官氏，与先后两位夫人皆尽恩爱情深，而且这一部分词作绝少纪年，故其中大多数的词篇是为谁而作，我们难以确考，但不管是为卢氏，还是为官氏，性德对她们所表达的深致绵长，生死不渝的恩爱情结都是一样的真纯，一样的诚挚，一样的深浓。

新寒中酒敲窗雨，残春细袅秋情绪。才道莫伤神，青衫湿一痕。无聊成独卧，弹指韶光过。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

——《菩萨蛮》

晶帘一片伤心白，云鬟香雾成遥隔。无语问添衣，桐阴月已西。西风鸣络纬，不许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

——《菩萨蛮》

长记碧纱窗外语，秋风送归鸦。片帆从此寄天涯。一灯新睡觉，思梦月初斜。便是欲归归未得，不如燕子还家。春云春水带轻霞。画船人似月，细雨落杨花。

——《临江仙》

有的是从闺中妻子的角度写来：

斜风细雨正霏霏。画帘拖地垂。屏山几曲篆香微。闲亭柳絮飞。新绿密，乱红稀。乳莺残日啼。余寒欲透缕金衣。落花郎未归。

——《醉桃源》

睡起惺忪强自支。绿倾蝉鬓下帘时。夜来愁损小腰肢。远信不归空伫望，幽期细数却参差。更兼何事耐寻思。

——《浣溪沙》
还有的是借用古题古意去表达：

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人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一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

——《南乡子·捣衣》

这些词虽不像他的悼亡之作那样悲凄幽咽，哀怨绵长，但其孤独凄清，别恨悠悠的苦情则依然是灼人心脾，呈现出一种“灰色”的格调，读之令人悒悒不欢的。

另外性德还有一部分情词显然是写给妻室之外的恋人的，但至今此事还是个有待考证的谜，我们也很难作出判定其所苦恋者究竟是谁。譬如《虞美人》：

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浣。忆来何事最销魂，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

从词的内容看，可以肯定是性德对一位往日的恋人而发的，遗憾的是这位意中人早已同诗人异路，劳燕分飞了。这一渴望而不可求的爱情又使诗人的心灵蒙受了折磨，于是他总是追忆着、怀念着她，总是为他们的痛苦的恋情呻吟唱叹。例如：《虞美人》（银床淅沥青梧老）、《如梦零》（正是辘轳金井）、《采桑子》（土花曾染湘娥黛）、《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眼儿媚》（独倚春寒掩夕扉）、《浣溪沙》（容易浓香近画屏）、《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减字木兰花》（花丛冷眼）、《少年游》（算来好景只如斯）等等词章，都是诗人这一隐情的抒写，凄婉缠绵，不胜苦涩与伤感。

再有，性德还有几篇小词专意刻画了少女的形象，这些小词于他那大量的伤感词之外，倒显得清新可喜。如《南乡子》（飞絮晚悠飏），描画了“刺绣女儿”伤春的形象；《落花时》（夕阳谁唤下楼梯），描画了少女与恋人相会既亲昵又娇嗔的情景；《浣溪沙》（一半残阳下小楼），勾画了闺中少女怀春又羞怯的形象。这些小词都很轻灵活泼，形神俱佳，虽然为数不多，不是性德爱情词的主体，但在性德众多的“哀感顽艳”的情词里倒是显出了少有的亮色。

其次说到他的友情词。顾贞观说：“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